

拉依浪漫曲

LAYILANGMANQU

王立纯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拉依浪漫曲

作 者：王立纯

出 版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天津市张自忠路182号

邮编：300020

发 行：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印 刷：牡丹江市印刷总厂印制

787×1092毫米1/32 开本 插页2 印张105/8 字数230000

·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

ISBN7—5306—2634—5/Z·2352 定价：15.50元

目 录

笑一笑，或者说“茄子”	(1)
天 风	(33)
旋转猎场	(83)
拉依浪漫曲	(120)
三原色	(200)
斜 雨	(248)
生存训练	(297)
后 记	(334)

笑一笑，或者说“茄子”

根宝一家住我们楼上，是六层。“一楼二楼，老弱病残，三楼四楼，有职有权，五楼六楼，虎皮青年”，群众的总结和主管单位的分房原则，是很一致的。眨眨眼十来年过去，根宝已年过不惑，早不属青年之列，却仍然住我们楼上，六层，而且并无下迁的迹象。

根宝那拨知青走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大致是两类，一类特别能干，如今已经占据了比较肥美的岗位，一类人熊货囊，找不到门路，只好甘当革命螺丝钉，任人随便拧在哪里。根宝属于后者，胡子拉茬的还是个采油工，整天拎着油样桶满处转悠，脸黑裆大，憨头憨脑，怎么也看不出光彩来，所以单位照像或领导接见什么的，都给塞到后排去。聚堆儿开会，身边都是水灵灵的小字辈，大哥大叔王师傅地乱叫，兴致所至，还凑上来弹他的脑崩儿。根宝的脑袋有点南北走向，弹起来音响效果极佳，特别是从来不恼，这点令人感动，所以，根宝就很有缘。

彩娣和根宝不同，样儿比较周正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，虽然近两年有些横向发展，但依然看得出青春余

韵，正所谓“一朵芙蕖，开过尚盈盈”。在粮店卖面粉，整天白唧唧的，一扑打一冒烟儿，别人都邈邈得不人不鬼，她却一副云鬟雾鬓的媚相，反衬出黑唧唧的眼睛和鲜红的嘴唇。来个混子买面，说大姐，这面咋看着没你身上白呢？彩娣把眼一瞪，说你管谁叫大姐？我儿子都快有你高了，要买快买，不买滚犊子！满口大碴子味，一点都看不露根底。他们的儿子小月已经十六岁，个子挺高，但看上去过于纤细，很像那种浇了尿素的豆芽，对于这一点，夫妻俩归咎于南一趟北一趟的来回折腾，走一趟扒一层皮，把辛辛苦苦攒下的几个钱都撒在了铁道线上。小月也会凑热闹，算好的应该生在姥姥家，可不到山海关就急着出来，闹得满列车不得安宁。彩娣死去活来之后，正看见一轮圆月照进车厢，想起好多诗文里都把明月和思乡联系着，又因为这孩子不足月份，就糅杂出一个含义深多的名字——小月。

小月有点女孩的妩媚，可又生性活泼，爱唱爱跳，还把足球一类户外活动引进室内来，使我们的神经和头上的楼板都承受着严峻考验。但小月学习好，嘴甜，老远的就喊大大、阿姨，还做出又似鞠躬又似致哀的仪态，很容易就把我们哄住了。此外，彩娣对我有着足够的尊敬，一口一个先生地叫着，细粮紧俏的年月，还帮我们走过后门。根宝在整个单元都有口碑，譬如说，扫扫有争议的楼区啦，下雨天往过道上垫垫砖头啦，都是默默奉献，支援灾区的时候，把本命年只穿过一次的红背心都捐了出去，其精神是感人至深的。这样，我们两家相处很好，每次他们回南方，都把房门钥匙扔下，说声添麻烦，一个穷家，没什么好丢的，不跑水不漏气就行！在那些楼板不响的日子里，我们反倒觉得寂寞冷清

了。

小月十六岁生日，根宝他们摆了满满的一桌，很郑重地来请我们上去坐坐。彩娣手艺不错，虽说是平常饭菜，但弄出好多家乡特色，那名字听起来也怪了巴唧的，带点儿蛮味儿。彩娣说，十六岁就该是大人了，她就是十六岁上被一片锣鼓送到广阔天地的，光荣不光荣，反正是武大郎服毒，吃得死不吃也得死。哪里像如今的孩子，十六岁还偎在爸妈的怀里撒娇。听见这话，小月就说，又要忆苦思甜啦！妈你想想，要不是轰轰烈烈那一场，你能跟爸成家？你们不成家，能有我？没有我，能有今天的生日宴会？所以，自豪吧您哪！接下来就唱起“酒干倘卖无”了。小月的逻辑相当严密，我和妻都很称道，就举杯一顿猛碰，根宝是个蔫人，眼神里总有卑怯的成分，好像对谁都不敢直视，只会说：“吃菜吃菜！”我们好些人都觉得彩娣和根宝不太般配，彩娣似乎可以嫁得更高一些，比如说，科长处长啦，倒爷大款啦，至少也该是个英俊少年或高干子弟才对，那样也不至于窝在一个小粮店里倒面袋子，何况如今粮价一放开，吃粮不再按配额供应，彩娣她们那儿就萧条下来，常常几个月发不出工资，结果走死逃亡一批，蹲大街练摊儿去了。粮店经理不放彩娣走，主要是从她的相貌优势考虑，否则弄些歪瓜裂枣瘸瞎鼻嘶当班，销售额就更成问题。

彩娣喝的是果酒，自己劝自己，喝得很畅快。那甜滋滋的玩意有后劲，眼看她脸色绯红起来，眼睛里也烟波浩渺，说先生是写字儿的，虽说现今你们这些文人走背运，费劲巴力写点东西，还不如卖耗子药的挣钱多，但毕竟还在各种纸面上发着言，这是大款们比不了的。其实我也有故事，我本

人就是一个故事，有意思没意思，说出来你掂量着看。嗨，人哪，就那么回事儿！不管怎么说，跟头把式熬到现在，总算有了出头之日，现在小月到了年龄，按政策规定，可以到上海落户啦，我和根宝决不能耽误他，——看看，我们住的这地儿哪里像个城市？地面大世面小，——一疙瘩一块的，望楼跑死马，十里八里没个热闹地儿，要吃的没吃的，要玩的没玩的，晚上八点多钟，大马路上就没人了，别看楼房盖了一片又一片，可实际上还是个大电子！彩娣这样感慨着，脸上就呈现出一派神往，根宝却不吭声，闷着头，一口接一口咂着廉价雪茄，制造出一种“往事如烟”的意境来。

看看窗外，已是煌煌的一轮明月了。

二

大家懵懵懂懂就来了。说是山清水秀，如诗如画，下车一看，全不对劲了，贫下中农还是贫下中农，穷得叮当山响，一年到头打不出几个饱嗝。很多人识数不超过一百，问他左右，必定先找到太阳作参照，倘若是阴天，再倘若叫他原地转几圈，那就麻烦了。听说是上海来的知青，来接受他们的再教育，都带着哆目糊来看稀罕，也不知道上海地理方位，听那一片呜哩哇啦软不拉塌的方言，还以为是外语，所以就把上海和那个遥远的阿尔巴尼亚弄混了。那女的穿得又薄又透，清晨起来，就在房前房后颠着奶子刷牙，刷得冗长细腻，让那白白亮亮的泡沫尽情淋漓，然后再擎出个细细的软条，崐成个圆弧在舌头上刮来刮去，漱一口水，脸朝上呵呵地冒几个泡儿，咕嘟咕嘟吐了，方才扭着屁股瓣儿踱进屋去，让乡下人叹为观止。男的更为开放，上不惯乡下茅

厕，把住房的山墙都泅得白花花的，谁家地里的萝卜大葱，顺手拔来就吃，馋急了也偷一只钱毛狗什么的，用洗脸盆一炖，撒一把盐，打点儿散酒，再叫过狗的主人来共进。吃着吃着，主人感觉不对劲了，就停下筷子和酒杯，诧异地问道：“咦，谁的狗？”知青们就诡秘地笑起来，主人于是哦操一声，说：“这事儿整的！”摇摇沧桑的脑袋，叹几口气，知道知青是红卫兵转业，惹不起，又背井离乡，怪可怜的，也就算了。从此和他们极其友好，常常弄混了再教育与被教育的界限，老婆孩子也能叨光，吃到他们带来的上海糖和炒年糕。

起初女的还比较矜持，闻到烊狗的气味就捂鼻子，后来肠油靠尽了，再闻到狗肉味儿，都有了新意，于是凑到跟前小心地一试，果然说是好家伙，吃相也就大为野蛮了。狗肉大补，吃下去就策动了大家的青春活力，男的女的便开始说笑打闹，唱一些本地人无法听懂的歌，然后抱在一起呜呜地哭。也有一些极温馨的夜晚，男的女的跑到一个蚊帐里去呢喃，自然免不了干些瞎子摸象的勾当，被责任心强的更夫发现了，作为敌情报告上去，头儿立刻蹬开老婆的大腿，匆匆披挂了，带一支五节大电筒，隔窗照定，大喝一声捉双，便勇猛地冲进去，却见一对男女平行而卧，朝他嘻笑着说：“头儿你看，我们只是说话，我们没动！”头儿就给噎住，使劲揉搓着脸上的褶子，半晌才说：“我是怕你们整出事儿来，人多地少，再添人进口，大家就挨饿了！”

彩娣和根宝的一拨比较幸运，进了大兴安岭，采伐，装车，还有女子架桥连什么的，全是硬活，是谓上山。——上山下乡，一上一下，境况总归是不一样的，一般来说，上自

然要比下好，人往高处走嘛。彩娣只有十六岁，一张娃娃脸配两只小辫子，精精神神一个小童工，负责为伙房挑水。彩娣的锁骨不怎么顶硬，要两只手扶着扁担，挑半桶水，咬紧牙关，趑趄趑趄走上三十几个来回，很有点吃不消，就一个人坐在大石头上哭。有一个叫肖刚的发现了，很气愤地说道：“旧社会又怎么样？简直一个珂赛特嘛！”就掂过那副水桶来帮她，后来又开动脑筋，剥一些椴树皮，做成流水槽，依据山势架起来，让泉水迢迢流进食堂。上头下来视察的头儿看了就说好，就说肖刚有脑瓜，是个人才，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人，都是那么傻挑过来的，怎么就不如一个肖刚会转轴？很快给调到林业局去坐三屉桌了。彩娣从此失业，给弄到苗圃上去看雀儿，是一件既风光又无聊的活儿，戴一顶大防蚊沿帽，背一杆破砂枪，没滋没味地转悠。对角线那边，是一个聋老头和一只狗。狗也很老了，因为皮肉不好对付，才得以延年益寿，整天就盘在阳光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打出很响的呼噜来。那老头聋得厉害，当年放炮崩石头，那炮怎么也不响，他实在等急了，便凑到眼前去察看，唵○一家伙，醒过来就天下太平了。

根宝没什么特长，天性淹迟，不善言表，脸部的肌肉也比较僵硬，样子有点像石翁仲，领导一目测，就给分派到山上通道，掂一柄明晃晃的大斧，到林子里去干披荆斩棘的勾当。活计粗重，根宝又不会偷懒，一天下来，累得愣愣怔怔的，除了睡觉解乏，只有靠吹吹口琴来消遣。根宝的吹奏毫无技法可言，但因特别投入，听上去还是很感人的。吹着吹着，场头就品出味儿不对：妈巴子怎么把革命歌曲都吹得凄凄惨惨的，弄得大家夜里想家睡不着觉，这不是瓦解军

心又是什么？就让他离知青营地远点儿，最好给山牲口听去。心细的人到底听出名堂来，说根宝这蔫巴肠子是在闹恋爱了，那琴声是有针对性的。针对谁？罗彩娣！呀，罗彩娣岁数小，还是个花骨朵呢！那人喊地一声，说，有苗不愁长，再说，刘胡兰不也是这个岁数上就惊天动地了么！从此就注意盯着根宝，果然，一见到彩娣，那双豌豆眼就变得亮晶晶的。大家就挺恨根宝，觉得这等于偷折公园里的花，是很不道德的行为，都躲着他，吃狗的时候，也常常给排挤到外围去。

日子悠悠地过去。彩娣从来没正眼看过根宝，如同从来没正眼看过食堂的泔桶。有人开她的玩笑，说根宝一天不学老三篇没事，一天见不到彩娣不行，彩娣就哈哈地笑，很陶醉，并把“狗头阿三”、“十三点”之类的贬义词统统加到根宝头上。他们虽然住在一个点上，但从来没说过一次囫囵话，不过是见面一点头哼哈一声就过去了。好戏发生在一天晚上，大家都睡下了，男宿舍的门从来就不甚严密，忽然溜进一条狗来，呼呼哧哧的一顿猛嗅，然后就偷吃谁的东西，嚼出很响的声音来。有人发一声喊，说送货上门了，同志们，冲啊！跳起来几个就去摸棒子，不想那狗竟十分嚣张，占据了可进可退的位置，拉弓射箭地朝他们狂吠，还有意进攻他们胯间的零碎。这时根宝表现出了超常的机智和勇敢，精赤条条的从窗口跳出去，从外面一下子将门抵住，造成了关门打狗的模范战例。女宿舍就在隔壁，彩娣一听叫声就知道是苗圃上那条老狗。彩娣和老狗相处得不错，闲来无事，常和它嬉戏撩逗，有好吃的也分润一二，那狗于是青春焕发，做出种种可人的故事来。彩娣急匆匆来救狗命，不想正

撞上根宝在月亮底下亮相，龇牙裂嘴的极为狰狞，彩娣尖叫一声，就晕了过去。根宝当时是很忘我的，还是冲上去救护，幸好被众人擒住，才想起没有穿衣服。根宝痛哭流涕地表白，他绝不是要流氓，他要是成心要流氓，深山老林的哪儿堵不着她罗彩娣？保干一分析案情就信了，朝他硬腕上踢几脚，说天再热也不能亮白条，要是老修半夜三更打过来怎么办？总之，今后要多加注意，别给人家看人家不想看或想看又不好意思看的東西，以免煽动起不良情緒。

起初，根宝觉得很窝囊，渐渐地想开了，是被自己心上人剪了彩，也就释然了，——别人想看，他还不情愿呢！从此暗中使劲，总往彩娣身上下功夫。聋老头有一女儿，是很山的一族，穿花布衫扎红头绦子，袖口裤脚全缩着，以为这就英姿飒爽了。常常在男知青宿舍前招摇，遇见谁就假装出来找猪，知青的摄食领域尚未扩大到猪羊身上去，便说：“看见了，是一只母的，很壮实，黑白花，头上绑个红布哪当做记号！”山女虽山，却不傻，知道是在耍她，就嘻嘻笑着，上来逮住一个，用又黑又粗的胳膊撂倒，给其余的那些极大震慑。聋老头和山女都是本分人，对于老狗的殉难表现出极大悲愤，当众历数了老狗的诸多忠勇，并吵吵着要找出罪魁祸首，为老狗报仇雪恨。男女知青都不认帐，只是围着看热闹，认为这父女也太小气了，不就是一只狗嘛，狗固有一死，与其挖坑埋了，不如寝皮食肉，也算物尽其用。想不到这时根宝站了出来，很痛心地承认，老狗是他打死的，打死老狗是个误会，早知道窜进屋的是老狗也就不打了，老狗在汤锅里仍然宁死不屈，是很费柴火的，结果把炕席都烧糊了。说着就摸出瘪瘪的钱夹，把零散的币子和菜

票悉数抖落出来认赔。聋老头和山女很容易被感动，说小上海奸懒馋滑坏，就根宝和彩娣两个是好人。——不就是一条狗嘛，一头牛又怎么样？吃就吃了吧，把狗皮送回来就行，日后吊个帽子，还能留个念性。但狗皮已经无法交还了，他们采用的是朝鲜人吃法，褪了毛带皮烩的，然后撕巴撕巴蘸了蒜酱。

根宝忽然觉得，聋老头十分英明，他关于好人与非好人的划分，简直就是阶级分析新学说。——既然物以类聚，好人不和好人配对儿，难道去和坏人配对么？一想到这点他就欢欣鼓舞，为报答知遇之恩，跑到聋老头家挑水劈柴，还冒着发酵的恶臭起了一次圈肥。这一下例勾起了山女的浪漫情怀，以为这种种殷勤都是冲着她来的，虽说根宝长相粗糙了点，但为人踏实，干活不惜力气，做个倒插门的女婿，还是胜任愉快的。就启发说，你们不是要做扎根派么？那就得在这山沟里安家落户，开花结果。再说，北边老修一闹起来，挨炸的还不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么？满世界就这地方窝风向阳，地上三年不打粮食，这儿也饿不死人！山女对那个无法想象的大上海怀有种种偏见，单是对坐着拉屎这点就不能理解，认为那太背离贫下中农本色。根宝也不吭声，问急了就说革命者不能贪生怕死，为了贫下中农能活着，他还是愿意回去坐在马桶上挨炸。山女听了就有些惭愧，觉得根宝境界高，实在是高。

那天收工回来，山女在半路上堵他，见根宝捧着一束鲜花，就以为是献给她的。林子又深又密，足以遮挡一切，所以山女相当亢奋，连塑料布都备下了。山女伸过脖子，大气磅礴地吸着那束野花，觉得这动作很能引人入胜，刚要把

嘴巴凑上来，根宝就躲了。——她的牙齿过于峻峭，而且还镶嵌着一些红的绿的，这使根宝难以接受。接着山女打了一个朴素的饱嗝，忽然就装出晕倒的样子，软软地向根宝怀中倒过去。根宝对此毫无经验，不知该掐人中还是该做人工呼吸，慌慌地四下喊人，山女于是就恼了，嗔嗔呀呀哭道，我哪儿比不上彩娣那个青果子？皮儿瓢儿都是一样的，她那个玩意长着花是怎么着？根宝急了，夺过那束花，甩下山女倔倔地荡下山去。他想把花偷偷摆在彩娣的窗台上，拿到水房去灌水，正碰见彩娣在那儿洗衣服，一看那凛然的样子就懵了，结果把开水灌进了花瓶里。

根宝很苦恼。根宝没办法，只能在月亮底下吹琴。

三

这年冬天，山女嫁了，嫁给另一个林场的铁匠做填房，是个脸上胸上都长着黑毛的壮男人。知青们也都送了礼物，并在聋老头家吃了一顿酸菜炖血肠。山女坐在集材拖拉机里，向外探出一张泪脸，对聋老头说，根宝是好人，闺女不在跟前，有事就找他吧！又幽怨地瞥一眼根宝，便收住泪，留一个戴红头巾的后脑勺给大家。是一个飘小雪的日子，山女的红头巾给人以深刻的印象，彩娣伫立在雪地里，目送拖拉机渐渐远去，也不由得进入情境，落下感伤的泪来。后来知青们便以聋老头家为基地，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善事，聋老头也把好人的范围逐渐扩大，让小上海们围坐身边听故事，弄出其乐融融的古风来。

彩娣越长越鲜嫩了，懵懵懂懂，胸部就突飞猛进起来，即使用布带束着，也还是一道勃勃活跳的隆起，所以就格外

吸引男人们的目光。场头儿造反派出身，虽然连火车都没坐过，但解放全人类的决心相当坚定，庭不扫何以扫天下？于是就决定从解放彩娣开始。那天宿舍里没人，头儿拿出一个硕大的像章来，坚持要别到彩娣胸前的制高点上，彩娣不肯，头儿的脸抽搐几下，呈现出一种深重的茄紫色，突然跪倒在她面前，嘴里发出羊羔般的咩叫。彩娣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朝那张脸胡乱掴了一掌，然后就去墙角摸那棵吓唬鸟儿的砂枪。头儿见势不妙，一头撞开板门逃了。彩娣哭来哭去的，又不好大声张，这事不知怎么竟被根宝知道了，那天就藏了一根拖拉机履带针，半路上截住场头儿，憨笑一下说，我来教你吹口琴吧！摁倒了就往嘴里塞。大兴安岭的气温那时在零下三四十度，一口唾沫不等落地就会冻住，场头儿只觉得一阵麻辣酸甜，取下那铁家伙再看，舌头尖儿给粘在了上面，从此说话就撒气漏风，总把“同志”说成“秃子”，把“职工”说成“子宫”，羊叫也学不成了。

为此彩娣很感激，再见到根宝就主动打招呼，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细粮票送他一些。那一天两人又在水房碰面，根宝正凶狠地揉着一件衬衣，满手都是肥皂泡泡，彩娣见了，一面指出他要领不对，一面放下水壶来示范。彩娣不过揉搓了十来下，偏巧一绺头发垂下来，便嘟起嘴唇，嘘地一吹。由于挨得很近，根宝就有些受不了，眼睛盯住那灵巧的十指，鲜鲜嫩嫩水葱似的，就呼呼哧哧一阵大喘气，突然伸手捉住了其中的一只。水房里光线很暗，彩娣看不清根宝的脸色，其实根宝脸色和场头毫无二致。接下来根宝哭了，把脸贴在那只手上，啼哩秃噜如同啃猪蹄，弄出好多鼻涕眼泪，彩娣为人慈善，而且也并不认为手是多么重要的部位，

于是从容地收回来，放在水盆里涮过，才说，根宝你对我好，这我知道，可我不可能跟你怎么样，今后好来好往，就死了那条心吧！说着昂然地甩头发，唰啦一家伙，根宝就给镇住，从水房里出来，看太阳都是黑的。

那阵子根宝活得没滋味，就常跑聋老头家，捧一缸子胀肚黄茶水，唏溜唏溜喝一气，看看聋老头脸色，就说：“玩扑克？”根宝不会别的玩法，只会“蹩七”和“抽王八”，这一点与聋老头旗鼓相当，输家要把腮鼓成个气包子，让赢家来打，一巴掌下去，噗哧一撒气，就完戏了。根宝就懂得尊长敬老，赢的时候绝不下狠手，不过胡乱抚摸两下，点到为止，常常连皮都不碰。聋老头就唏嘘说，山女没福，山女没逮住根宝，真是一个大错误。他到山女那儿去过，那铁匠也并不管他叫爸，大约是年龄相仿不好意思，而是叫“喂”，或者眼睛对了光再说话。又嫌山女不会拿情，木木的像个树疙瘩。山女一再跟老爹说起根宝，还叫把她捉住的一只山雀捎给根宝吃。说起这些，根宝也觉得怪对不住父女俩，再三解释说，他不是不懂丑妻近地家中宝的道理，他只是太想回家，怕拴上个铁锚钝，就怕永远泊在这远山里了。

这时节点上出了一件事，不知是谁把“革命者四海为家”的标语，改成了“革命者上海为家”，虽说是一字之差，却涉及到扎根与拔根的大是大非。场头，舌头刚刚痊愈，倒背着一双手，站在标语前反复琢磨，怎么看怎么像根宝的笔迹。就叫过根宝来，让他写上一百个“上”字，右手写完左手再写。根宝是六八届老初中，一个“上”字还是写不错的，写来写去，自己先就慌了，也觉得标语上那两横一竖像是他写的。场头就笑了，说只当是井掉进了水桶

里，闹来闹去，却还是水桶掉进了井里，妈巴子你这回还有啥好说的？叫人绑了，塞进一个黑咕隆咚的小屋，每天送两个窝头一碗光汤进去，供人做活靶子来批判。场头儿用他残缺的舌头严正指出，上海不是谁谁谁的，上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，凭啥你们就一辈接一辈占着那个好窝子？让你们上山下乡，就是要换换！正在慷慨激昂，知青们就炸了，纷纷说那“上”字是自己写的，只不过根宝囊巴，兔子挂掌，顶不住烙铁，甚至上次收拾老狗都没他什么事，他只是个小萝卜头，经不住咋唬，自己拣屎盔子戴而已。场长知道犯了众怒，又有学羊叫的把柄落在人手里，也不敢深究，回头对根宝说，你看你看，我又没逼供信，你这人也太富有献身精神了嘛！拍拍他肩膀，就算结案了。

从小屋出来，就看见一角红头巾在风里飘扬，原来山女得到消息，特地赶来探望。山女嘎吱嘎吱踩着积雪走过来，踩得很响，走到跟前又站住愣愣地看他一会儿，嘴瘪瘪着，突然哇地哭了起来。山女的哭相很狼狈，但此刻根宝却觉得挺耐看，那冲动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，一下子就把她箍在了怀里。在炖酸菜气味的熏陶里，根宝又一次想到了彩娣，喃喃叫了一声，很灵，山女马上就不哭了。

四

终于盼到了放年假，知青们大包小包地往家驮带，一是黄豆木耳菜墩什么的。都争着为彩娣出力，只是坐火车代替不了，一见到乱糟糟的车厢，她就联想到某种刑具，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，一路上渴了能喝，憋了能撒。坐来坐去坐出经验来，总穿大两号的鞋子，否则下了火车，脚就会肿

得比鞋还大。

前来接站的是哥哥和未来的嫂子。彩娣也并没有多么远大的革命抱负，她到广阔天地里去，完全是丢卒保车的把戏，为了保住哥能留在妈身边，才悄悄偷了家里的户口和粮本。他们呵着手，说这几天上海可真冷，又说你们东北更冷吧？又说彩娣吃胖了，你们东北的水土可真养人！一口一个你们东北，彩娣就用亮晶晶的大眼睛盯着哥哥和那女人看，觉得事情挺滑稽。她一点儿不喜欢那女人，又黑又瘦，像一只烤鹌鹑，简直是故意给大好形势抹黑。最不堪忍受的是，她当着彩娣的面就和哥亲热，大胆的程度只差没脱裤子。彩娣就觉得，哥哥这辈子算完了，就觉得那女人在往外撵她。

所以彩娣不怎么在家，没事就到大街上闲逛，寻找她滴落在各个角落里的童年。忽然想起，西郊公园的一棵大树上曾有她刻下的身高标记，以及一个既像鸭子又像小鸟的玩意，一别数年，不知还在不在，就去了，找了半天也没找见。走到猴山，只见人围得密密匝匝，也有戴红箍的执勤民兵，都伸脖瞪眼流涎水，面容激动地喝着彩。彩娣好奇，也挤进去，只掠一眼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慌慌地逃开去，倚着一棵大树站定，心口怦怦跳着，直骂那猴子该瘟，而如此下流的东西竟是人类的祖宗，想想可真恶心。转到珍彩馆看了一会儿，孔雀们都拿大，不肯开屏，彩娣很能谅解它们，因为是冬天，也因为人们穿得太没色。突然看到了东北虎，心里不禁一动，就觉得和自己有着某种联系：南方北方大换位，反认他乡是故乡，看那躁动不安的样子，肯定是很想被他们占据的那片林子呢！